

標準草書要領

(修訂本)

舊

火

● 張權編著

世界圖書出版社

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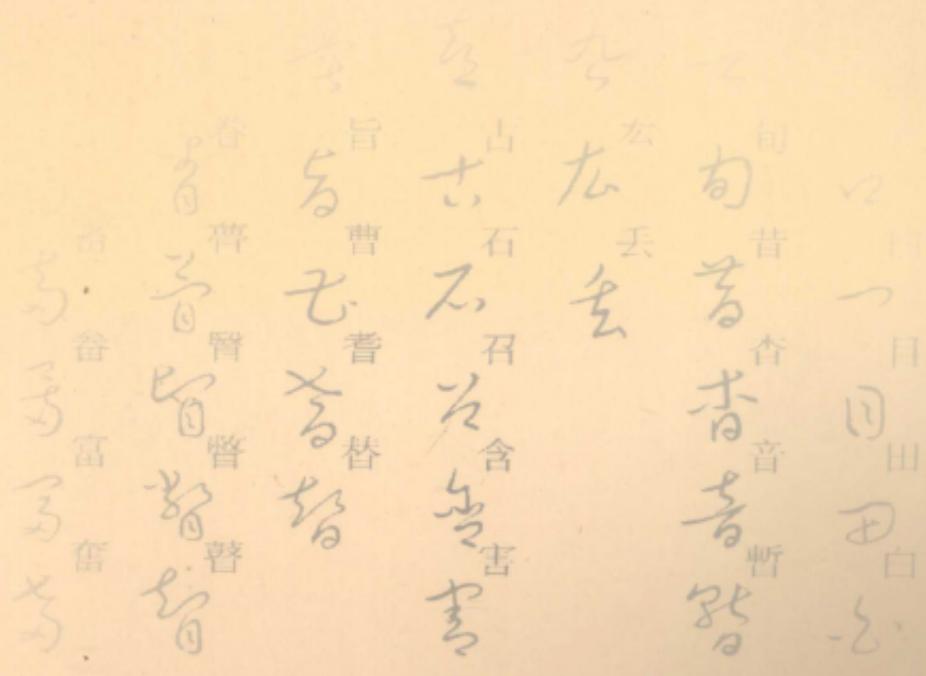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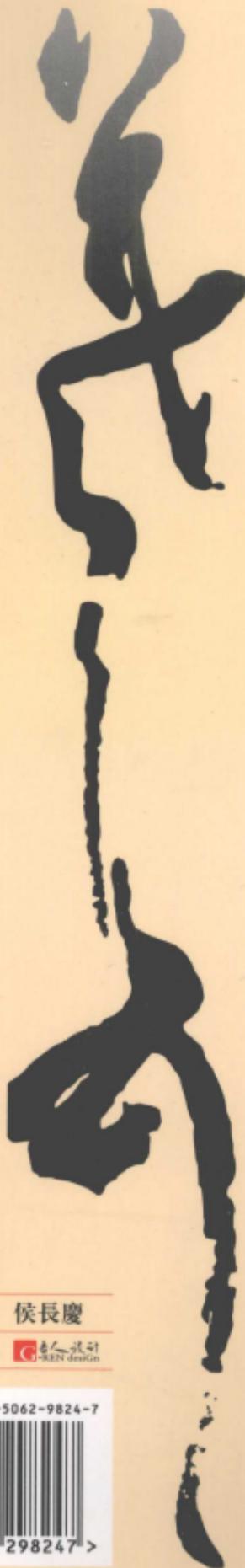
藝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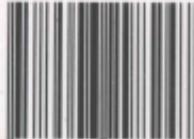
張權，男，原名裕民，筆名弓木。安徽安慶人。一九三四年九月出生。大學文化，高級工程師。曾任過政府官員。一九九五年退休。幼年即愛臨摹碑帖，事業有成時，雖公務繁忙，對書法情有獨鍾，研習不輟。博涉楷、隸、行、草、篆及甲骨文諸書體，擅長草、隸，時有發表。尤對書論博采集諸家之長，終有成果問世。現為中國書法美術家藝術創作中心教授。《世紀藝術家傳略》、《世界優秀人才大典》有傳。



責任編輯：侯長慶

視覺設計： G-REN design

ISBN 978-7-5062-9824-7



9 787506 298247 >

定價：35.00元

標準草書要領

张

權編著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标准草书要领/张权著.—2 版.—西安:世界图书出版
西安公司,2008.5

ISBN 978 - 7 - 5062 - 9824 - 7

I. 标... II. 张... III. 草书—书法—研究
IV. J292.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4979 号

标准草书要领

编 著 张 权

责任编辑 侯长庆

视觉设计  JIREN design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85 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 - 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 - 87232980(总编室)

传 真 029 - 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2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2 - 9824 - 7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筆走龍蛇手中無文化收
先哲古音宣寫之你考
古文精神考注汲考述
沙齊石室之真用釋言
度元而向後沉落久无存
社成口去眾人云好者

多遠至。雖向初月廿七時
向用止手足之差延。而復
荷祁缺。故有勞筋發毛也。
於淮里傳付。故指同志來
為子弟耳。謹。方。某。公。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于右任書

										頁數
十一	百字令：于右任題標準草書									鍾明善
十二	于佑任與草書標準化（代序）									
十三	序	卷一	序	三	前言	四	附表一：符號部首數彙總表	五	代表符號目錄	六
		卷二	序	附表二：代表符號與部首補充一覽表	卷三	附表三：單獨符號增減一覽表	代表符號目錄	凡例	卷四	單獨符號目錄
36	27	26	25	20	19	8	7	1	182	

于右任與草書標準化（代序）

作為記錄漢語的符號，漢字要不要標準化，這是不用討論的問題。幾千年來，幾次大的統一漢字的偉大行動已記入歷史之豐碑。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采用大丞相、大書法家李斯的諫議在西周以來秦系文字的基礎上，對秦系文字進行部分刪改，對六國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完成了『書同文』的大業，功在千秋。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為偉大的漢字（篆書）標準化工程。東漢熹平年間蔡邕受皇命主持以隸書書刻經書，成《熹平石經》。這既是訂定經書的標準版本，同時也是戰國、秦漢以來隸書標準化的偉大工程。漢字在漢代『隸定』之後，長期被中華民族所認同，在最廣闊的範圍應用。它起着超方言、超方言、超地域的特殊作用。這裏的先決條件是『隸書標準化』或基本標準化。魏正始年間更有用古文（戰國以前）、小篆（秦，特別是漢）、隸書（漢、魏）三種書體刊刻石經之偉大創舉。這既是再次訂定經書版本的偉大工程，同時也是對前代古文、小篆、隸書再次統一定型的漢字形體標準化的偉大工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體石經》。遠在魏正始《三體石經》產生之前，西漢前後，漢字形體就開始萌生了楷書、行書、草書，并且在我國幅員遼闊的大地上自發地推廣、應用，到了魏晉，楷、行、草三種書體漸趨定型，并且涌現出了鍾繇、王羲之等寫楷、行、草書的國手。楷書自西漢萌芽，魏晉定型之後，一直在朝野廣泛應用。在刻經、寫經、刊刻造像記、碑石、墓記、公證文書的大量應用漢字的過程中，始則楷隸交錯，後則逐漸楷化，但由于書寫刊刻漢字者未能在統一指令下行事，所以其別字之多，已成嚴酷的現實。近代不少學者研究碑版別字主要就是排比、分析六朝別字。文字異形曾給秦前人們交流帶來不便，同樣也給楷書廣泛應用的魏晉以後帶來不便，楷書標準化就成了歷史的必然。這一歷史使用至唐代開成年間才得以實現，這就是巨型石質書庫《開成石經》的完成。同樣，它既是訂定經書版本的巨製，也是漢字形體標準化的工程，是繼隸書標準化之後又一最偉大的楷書標準化工程。我們至今應用的『方塊漢字』由漢代肇端，魏晉普及，六朝廣布，唐代完全推行并確定標準。唐顏元孫所撰《千祿字書》、顏真卿官湖州時曾書寫刻石，唐開

成年間、南宋時都曾摹刻于石等都應視作此項楷書標準化偉大工程之一部分。

小篆是篆書標準化的偉大工程，完成于秦。

《熹平石經》是隸書標準化的偉大工程，完成于漢。

《開成石經》是楷書標準化的偉大工程，完成于唐。

行書、草書要不要標準化呢？這個問題千百年來沒有解決。

作為書法藝術家，或喜歡玩玩書法的人往往不喜歡整齊劃一。這是可以理解的。為了玩形式美，異體的篆字至今還成全着海内外無數篆刻家，異體的行草書常使書法大賽的評委無法判定眼前作品是否有『硬傷』（錯別字）。書聖王羲之《蘭亭序》中『峻嶺』寫成『峻領』就用了別字，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中『砌』，寫成『砌』硬是少了中間一提。古人也聰明，給自己找了『真虧點畫猶能記事』的借口，似乎寫錯別字也不算錯了。古人的毛病、失誤、借口其實是誤人的，誤了當時的人，也誤了今日的人，我們不能說凡是古人寫的字都是對的，凡是古書上記的都是正確的。時代發展到今天，一個重新審視歷史，站在人類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立場，用最新研究手段，用近代大量出土的地下文物資料重新、系統研究文字發展史、書法發展史、中華文明史上重大歷史現象是發展人類文明的需要，也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和建立、豐富現代文明的需要。

作為應用文字的書體，標準化是必須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一直在承擔着這一細緻、科學、艱巨的歷史使命。文改會主持修訂的《簡化字總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就是五十年來楷書標準化進程的標志性成果。這一系列工程所確定的標準化的楷書字已廣泛應用於國內外華人世界，也應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文本，也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認同。雖然在國內外一些國家和地區仍然使用着繁體字，有些地區還對所使用的繁體字進行統一、規範，但從應用漢字的大部分地區和人民來說，已普遍認同并接受了經過標準化以後的楷書字（包括對簡化部分、簡化規則的認同）。這是不容須臾忘記的客觀事實。沒有楷書標準化，人們的互相交流、社會的發展都會受到影響，這應該是無須討論的事實。

楷書標準化以後的今天，我們學校的教科書、正式出版的中文報刊、書籍，正式的國家政府文件等都已使用了標準楷書。但書法家、學書者由於研習古代書法的原因，仍然更多地使用繁體字，甚至有人有意選用形式可愛的異體字。這是藝術範疇的事，是與文字標準化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碼事。藝術的形式美要求多樣化，應用文字則要求統一，要求標準化，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史所告訴我們的客觀事實。

應用文字必須標準化，這是毋庸置疑的。基于這樣的歷史考慮，爲了『中華民族自強』，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驅、書法大師于右任先生首先響亮地提出了草書標準化的口號，掀起了草書標準化運動，身體力行地『招同志來，爲學術開路』。爲此，從一九二七年前後開始，于右任先生邀集同好共九人，在研究古代三百餘種《千字文》和大量歷史草書大家作品的基礎上，提出了『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標準，并依此標準選古人法書草字（以今草爲主），首先集出百衲本草聖千字文，一九三六年由漢文正楷書局出版，印五百冊。由此揭開了中國文字發展史上草書標準化的第一幕。這一偉大的歷史創舉，立即得到海内外學人的重視。已經過了六十多年的歲月滄桑，許多文化史上曾風雲一時的轟動事件都成了歷史的陳迹，然而『標準草書』的論題依然被人們時時議起，而且有時還成了熱門論題。這不僅僅是由于于右任先生個人道德、節操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草書標準化本身是一個歷久不衰的中華民族人文工程，今日海內外研究、學習標準草書的學者、語文工作者、文字學家、書法家數以千萬計；國外一些字書草書以標準草書爲首字；國內外有不少群衆學術團體以研究推廣于右任所創立的標準草書爲主要使命。日本高崎書道會、臺灣中國標準草書學會、南京中國標準草書學社、陝西于右任書法學會等曾聯合舉辦多次大型國際于右任書法流派展覽，既推廣標準草書又弘揚于右任先生的書法藝術，影響海內外。

雖然經過了六十多年，與篆書、隸書、楷書標準化相比，草書標準化運動也祇走了小小的第一步，它還未完成，仍然在啓動的過程之中，它是太年輕太年輕的工程，但它是偉大的希望工程。

于右任先生爲什麼要提倡標準草書？曾追隨于右任先生共同研究、創立標準草書的劉延濤先生一九五三年在《標準草書》後叙二中說：『標準草書，是中國文字史上劃時代的一大貢獻！

草書是最進步的文字，但是因為沒有標準，國人對於文字的書寫，不得已而用楷書，若將此兩千餘年間的無數學人，對於使用楷書所浪費的時間作一統計，這個數字一定大得驚人；再就今後無窮之歲月與不可數量的學人使用草書所節餘的時間作一統計，這個數字當更是難以想像！以此節餘的時間用于建設，則造福人群，又是多麼大的收穫！這就是標準草書的價值！」

這就是標準草書化運動的真正目的。是以惜時省力為目的的整理應用文字。西方語文楷草並用，我們中華民族的漢字怎麼不可以楷草並用呢？說到漢語拼音化，劉延濤先生說：『近代學者，對於中國文字發展至某一階段後，未能走向字母的道路，認為是文化落後和國家衰弱的原因，言下若不勝其慨嘆者，這真的是惟一的原因嗎？腓尼基人傳播字母已經三千餘年了，而歐西各國的強盛，是近百餘年的事，在此百餘年前的一個漫長的階段中，用字母文字的民族文化和國家狀況，都還遠不如我們，可見我們的文字，并不是致病的惟一原因！甚至根本不是原因。反之，這樣偉大的民族與國家，始終能以保持統一團結，我們的文字有着最大的功用！所以我們要想繼承歷史文化而發揚光大，我們的文字是決不能走國語羅馬字或拉丁化的道路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對書寫的艱難有所改進，也就是不能不推廣草書，更不能不推廣標準草書』！

依劉先生的觀點，漢字不必走拼音化的道路。推廣標準草書既符合民族長期應用漢字的根性，又能改進漢字書寫的效率。沿着我們民族文字自己的發展道路去發展，而不是機械地生搬他人的拼音字母，我想這既符合民族感情，也符合文化史發展的規律。

六十年，是歷史的瞬間。何況在這中間，中華民族又經過了許多的苦難。學人們真正靜下來研究草書標準化問題也祇是近二十年與書法熱的大潮相伴着才提起的。靜言思之，自從于右任先生創立標準草書以後，繼起而有大學術成就者僅劉延濤、胡公石、李普同、胡恒先生數人而已。他們不同程度地繼承發展了標準草書，推動了草書標準化運動。對標準草書本身的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從嚴格意義上講，標準草書本身也還有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題目，也需要進一步修訂、完善。如果從仔細研究中國千年草字形態的源流、演變中去重新審視標準草書，應當還有更多的論

題讓學者們去探討。符號和代表符號的歸類使用是草書標準化的主要內容和構字規律，也可以说是標準草書的靈魂所繫。對於于右任先生最初所總結歸納出的符號、代表符號以及書寫規律，胡公石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就作了補充、修訂、充實，是對草書標準化工程的重要發展。但如果全方位去考慮中華民族草書標準化工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

一、標準草書本身需要完善、修訂，建立起縝密、科學的學術體系。無論從符號和代表符號的確立，還是從構字規律的科學性，還是從構字形式美法則的建立，都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

二、草書標準化的內容是否應涵蓋章草、狂草。于先生創立標準草書是以今草為主體適當吸取了章草、狂草的成分。如果要進一步推進草書標準化，似應對古今章草、狂草的逐一加以分析、排比，使我們所參與推廣的標準草書更豐富、更科學、更有群衆性。對章草字形的研究近世大學者、大書法家王世鐘先生有《稿訣集字》、高二適先生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已成爲學術史上的豐碑。吸取王高二先生的研究成果，對推進草書標準化必能起到重要作用。

三、草書『源從篆隸出，那能行楷方』。王世鐘先生的這兩句話說得十分中肯。漢字形體既受『約定俗成』的人們長期書寫習慣的支配，同時更多地是受漢字本身構字規律的支配，字有字源，如果能從字源學的角度，遠溯篆隸去研究漢字形體演變，尋找草字形成的淵源，必然會爲草書規範化找到更科學的依據。

應當說草書標準化是一個浩瀚的大工程，不是少數幾個學人在短時間可以完成得了的。好在我們的前人已經做了開創性的奠基工作。

于右任先生當年曾說：『這祇是一個藍圖，偉大的建築還要國人共同努力！』是啊！標準草書學科的確立，祇是草書標準化偉大工程的開端，是一遠未完成的宏圖大業。如果我們在這一偉大事業的起步階段就對之過早地說成說敗，也未免太幼稚太天真太可笑了，真正對草書標準化寄予熱情潛心斯道樂此不疲的學人，精神倒是更可貴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可喜的是，近三十年來，繼胡公石先生之後，徐州張權先生系統研究了于右任主持所集《標準草書》和胡公石《標準草書字彙》，反復臨寫了大量標準草書書法作品，『陸續發現《標準草書》和《標準草書

字彙》所列代表符號之外的一些新的代表符號和已列代表符號中還可增添的部首》，同時對『標準草書原則』也發現了可以補充之處。爲此，他費時數載，行程數萬里，在大量研究海內外所見草書資料的基礎上，編著了《標準草書要領》一書。即將出版，邀我作序。我想草書標準化是個大工程，于右任先生開創了這一課題，胡公石先生繼承、發展，張權先生再進一步發展，這本身就是十分可喜的。更何況張權先生這本書中對標準草書符號的形成、組織與功能，代表符號的應用，補筆符、詞聯符規律的提示都有着獨到的見解，言之成理。這部書既有嚴密的科學性、較高的學術性，又有推行普及標準草書的實用性，既是學術、藝術專著，也是常用標準草書工具書。我相信，讀了這本書的朋友會感到標準草書確實是『易識』、『易寫』、『準確』、『美麗』，還加上『簡明』的。與此同時，我以爲廣大書法愛好者與馳騁書壇有成就者讀後，都會感到開卷有益的。

我祝賀張權先生《標準草書要領》的出版。我期望有更多的語言文字專家共同研究草書標準化這一大課題，推進草書標準化進程。

家宗算草又苦澀。曰：此真學而生土如鑿耕。則知王商工求生如鉛石。鑿耕鑿草皆點畫出心頭。唯重要哉。

豐富更科學。更育新舉出。該草草字頭。由宋祖坦大學者。大書其卷。王均數武生。合《開拓東南》。高一輩。武生。《鍾明善》。《世耕草書告辭》。并列機古今。草草。玉草。印草。一脉相承。

鍾明善

二〇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于西安交通大學

〔注〕鍾明善：西安交通大學藝術系主任、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書協副主席、于右任書法學會會長、西安書學院院長。臺灣中國標準草書學會名譽理事。

註：鍾明善對《標準草書要領》的主要內容有鑒定和評述。但由於時間關係，對《標準草書要領》的評述沒有詳述。

序

當代草聖于右任先生編著的《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問世。六十多年來，標準草書蜚譽國內，遠播日本及東南亞各國。尤其是于先生的掌門弟子、著名草書大師胡公石先生一九八五年編著出版了《標準草書字彙》後，標準草書愈來愈受到人們的喜愛與應用。衆多書家與書法愛好者更是深入學習與研究，以繼承宏揚標準草書事業。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社員、陝西省于右任書法學會會員張權先生是其中值得稱道的一個。

我認識張權先生是一九九七年五月的一天，他帶了他書寫的標準草書作品來南京約見了胡公石先生。當時，公石先生與我都看了他寫的標準草書作品，認為他書寫準確，有好的功底。張權先生還談了自己學習研究標準草書的心得，公石先生聽了很贊賞。是年八月我敬愛的恩師公石先生仙逝了，張權先生專程從徐州來南京參加追悼會時，我知道了他正在整理他的學習研究標準草書的心得筆記，打算出一本書。十一月張權先生赴美國探親在洛杉磯九個多月，和我聯系多次，他大部份時間用于標準草書研究與整理書稿上，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深感敬佩。去年他回國和我見面時，拿了一疊厚厚地書稿讓我看，我聽了他的介紹，認真翻閱着他的書稿，感到張權先生在我社社員中深入研究標準草書方面卓有成效。

我看完了張權先生的書稿，一是學習，二也提了點建議。他又經過半年多的整理編撰，從結構、形式和內容方面都做了較大的改進。我建議他將這部《標準草書要領》書稿請鍾明善先生審示後發稿。總之，該書出版，將對標準草書事業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值此是書即將付梓之際，書以數語為序。

陳墨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于南京

〔注〕陳墨石：中國標準草書學社秘書長。胡公石先生逝世後，目前主持學社工作。

關於標準草書的形成與發展的淺見

(代前言)

書法是我國漢字獨特的優秀傳統藝術。書法經歷了由甲骨文、金文而小篆、而隸書、而草書，然後出現楷書、行書等發展階段。

草書是作為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並列的並且是表現力很强的書體。草書是指書法上有一定法度、自成體系的草寫漢字。按其結構形態分為章草、今草和狂草。最早的草書，大約二千二百年前的西漢初期就已見端倪。自漢至西晉流行的帶有波磔的草書稱為章草；從東晉以後，為適應多方面的需要和方便，字寫得快了起來，草字逐漸出現了沒有波磔而筆畫運轉自如的字形，也就演變成了今草。到了唐朝，張旭、懷素的草書怪奇縱異、奔放飛躍，筆勢揮舞如醉漢呼叫狂奔，這種草書稱為狂草。

漢字形成草書書體後，使書法藝術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與人們開始為應急而草率的寫法完會是兩回事了。草書的優點是比任何其它書體書寫簡捷、節省時間。問題是草法比較嚴謹，書寫起來要求比較高，比楷書難認。沒有掌握一定的草書法度水準，就不易認識草字，沒有一定的書寫草書功力，就不易寫好草書。因此，給草書的普及增加了難度。加上有些人對草書不甚了解，甚至還有誤解，認為草書就是字寫得潦草，可以自由生造，可以各自為體，可以隨意發揮，寫得龍飛鳳舞而別人不識，有的故弄玄虛、增添轉彎弧線和不必要的拖泥帶水的筆畫，有的像鬼畫符一樣，潦草得出軌，這就失去了草書的簡明特點和準確性。一個本可以草得簡易明白的字，却草得讓人看不懂，個別人還鬧出笑話，草後自己不能辨認。這種對草書不了解或者誤解的人，也就不了解草書是有一定法度、有其規律性的。還有一些草法，歷史上已約定俗成的了。因而有些人對草書望而生畏、不敢問津，有些人隨意潦草習以為常，更增加了草書普及的困難。由於認識上和使用上的問題，減少了甚至失去了草書的實用價值。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草書是

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逐漸完善起來的，歷史上任何書法家也就未能解決對草書較為全面的規律性問題的認識。歷史上有過不少草書字帖，如草訣百韵歌之類，也祇是列舉一些字的草法，對草書沒有也不可能作一系列的闡述，對草書結構規律及形聯的微妙變化，無法介紹清楚。所以對草書需要解決一個認識問題，一個普及問題。解決了對草書規律性認識，認識問題也就解決了，認識問題解決了，普及也就容易了。要解決認識問題，首先要揭示草書普遍的規律性（如偏旁部首的分類歸納等），了解草書的特點和草法準確性的要求。了解和掌握了這些，人們就會消除對草書的種種誤解和對草書深不可揣摩的心理狀態，認識就會有質的飛躍，人們也就對草書看得懂、容易寫了。因此，闡明草書規律，使草法標準化規範化，既是草書普及的需要，也是草書藝術發展的歷史課題。

爲了草書的普及，著名書法大師、當代草聖于右任先生從二十年代末開始系統地研究草書，一九三一年他集合了一批有志于草書的有爲青年，在上海創立和主持了草書社（一九三四年改稱爲標準草書社）。首先提出，要普及草書，草書本身就必須走標準化規範化道路，用標準草書四個字來表示已標準化規範化的草字。同時還提出選定標準草書的原則是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工作方法是將歷代草書進行系統地整理，用《千字文》作底本，對每一個字的結構和不同部首進行分析研究，吸收前人積累的零散經驗，集思廣益，研究草書內在規律，選出標準草字，給形體無定的草書定型，從而發現了普遍存在的共同『代表符號』在草書中的重大作用，建立了草書代表符號，解開了草書千年不傳的制作與普及的奧秘。標準草書社在於先生領導下經過四年多卓有成效的努力，終於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上海編印并出版了《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爲歷史上草書作了完美的總結，爲草書普及和今後發展開創了標準化規範化道路，此乃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

《標準草書》從第一次問世到於先生仙逝的二十八年中，共修正了九次，可見於先生爲草書的標準化所持的嚴謹態度和認真精神。一九六七年三月，于先生高足劉延濤先生發表標準草書後叙三刊印在第十次本上，認定于先